

游踪·对象·语言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成就三题

丁庆勇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三大文化游记之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缜密丰富的游踪叙写、生新别致的表现对象和简约优美的叙述语言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此书的文学特色。玄奘的精神气节形象化地永存于其中，成为中国文化中执着追求理想的光辉典范，因而也使该著作成为一部真正的游记文学经典。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游踪；对象；语言；文学成就

【收稿日期】2025 年 1 月 17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2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62

Travels, Objects, Language

——Three questions on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A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Qingyong Ding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cultural travel notes i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Xuanzang's "Record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also has high literary value. In the way of careful reading of the text,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ook from three aspects: careful and rich narration, fresh and unique object of expression and simple and beautiful narrative language. Xuanzang's spiritual integrity is forever embodied in it, becoming a glorious example of 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ideals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also makes this work a real classic of travel literature.

【Keywords】"A Record of th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Great Tang Dynasty"; travels; objects; language; literary achievements

我国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克·波罗游记》一起，历来被视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三大文化游记。在《大唐西域记》多方面的价值中，文学价值也很高，但较少有人提起。事实上，这部著作作为中国游记文学的典范作品，在选材、记叙、语言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高度的艺术水准；其中收录了许多佛传、本生、譬喻故事，可看作是佛教文学宝典；特别是其中包含许多印度、西域的民间传说，应是玄奘得自传闻，辩机加以记录整理的，更具有特殊价值。后

一部分传说实际经过了记录者的再创作，多数写得相当生动，作为叙事文学作品富于特色，对中国文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应看作是玄奘得重要文学成就。著名学者章巽先生也说过：“《大唐西域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价值。六朝以来的声韵和谐、造句齐整、选词典丽的影响，在该书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综观全书，却又并不拘于旧有的格式，而是与散文融合在一起，既便于叙述，又宜于诵读。书中关于宗教的叙述，庄严隆重；关于玄奘见戒日王等的会谈，则温文得体；关于一些神话传说的故事，尤其写得有情有景，生动如画。”

作者简介：丁庆勇，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讲师。

^[1]本文从游记文学的角度，来详细探讨其文学特色。

1 缜密丰富的游踪叙写

游踪，即出行游历游览的踪迹路线。玄奘所游历之路，大略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去时出唐朝疆域内的西域部分，二是印度本土部分，三是返程时离开印度到进入大唐地域的部分。我们把玄奘十七年的游历行踪连续起来阅读，则其西游路上的一个个脚印仿佛历历在目。《大唐西域记》序中所云：“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扑，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2]“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3]看到这些形象生动的游踪记录，我们不得不佩服玄奘为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和毅力。

玄奘记写行踪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方向明确，一般以东南西北来表示；历程精确到“里”，大多采用“向某方向行多少里到某地”的固定形式。二是环环相扣，几乎不留下空档。行踪记写的位置少量在段落开头，如“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而一般情况下，每写一国结束，则在其末尾以游踪记写作结，在结构上形成一种类似“承上启下”的效果。比如：“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臣国。”以下则进入该国描写。第三种情况是在介绍一国的各种情况时，游踪记写往往在一段开头出现。如《跋禄迦国》中，写到“凌山及大清池”时，开首即曰：“国西北行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次段开头：“山行四百余里至大清池”。写到“素业水城”，开头即是：“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业水城”。行踪显得特别清楚，层次分明。另外也有游踪记写单独成段的，如：“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从此南行四五十里，至斡（奴做反）赤建国。”

三是顺便描绘沿途风光，带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成为游踪记写中的精品。典型比如：“从此西北入大沙碛，绝无水草。途路弥漫，疆境难测。望大山，寻遗骨，以知所指，以记经途。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唐言康国）”“卧像伽蓝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雪山，东至小川泽，泉池澄镜，林树青葱。”“曹揭厘城东北逾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险，山谷杳冥。或履绳索，或牵铁锁，栈道虚临，飞梁危构，椽杙蹶蹬，行千余里，至达丽罗川，即乌仗那国旧都也。”“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山路崎岖，谿径危险，既绝人里，又少水草。东南山行三百余里，入铁门。”“从此东下葱岭东冈，

登危岭，越洞谷，溪径险阻，风雪相继，行八百余里，出葱岭，至乌铄国。”意象具足，已不是纯粹的游踪记写，本身可当精致的游记短章来读。甚至有时借所见展示故国之思：“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裳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衣裳可以混同，而语言风度，仍是唐人，可见中华文化的顽强生命力。玄奘此记，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饱含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认同感。

最后一个特点，也是玄奘所记行踪最突出的特点，即是时时不忘进行文化考证，每到一处，不断地探寻其地的准确名称，纠正不当的旧说。这一点我们只要逐条检视书中的行踪记录，就可以注意到。这些注解，往往富于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了解梵语还有许多帮助。“不仅富有历史语言学的价值，同时也是中外注疏传统的交汇所在，虽聊聊数语，实颇可玩味。”^[4]比如：“从此北行，山碛旷野五百余里，至佉沙国。”玄奘注曰：“旧谓疏勒者，乃称其城号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犹为讹也。”“从此东南行五百余里，济徙多河，逾大沙岭，至斫句迦国。”注曰：“旧曰沮渠。”“从此而东，逾岭越谷，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作者详注道：“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但我们至今称“于阗”，毛主席也有“万方乐奏有于阗”之句。虽然玄奘所说，有的并不一定正确，但无疑，玄奘的这种求真务实、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贯穿始终，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佛学大师的风范，也是《大唐西域记》作为一部文化游记的内在魅力所在。这种在旅途中进行文化考证的方式，甚至影响到了宋人的文化游记。

玄奘这种伟大的严谨细致的求真精神，通过游踪记写显现出来，使本书具有了非凡的历史地理和历史交通意义上的价值。北宋初隋州有一僧人曾经重走玄奘西域之路，当代旅行家也曾按照玄奘的游踪记录重走“取经”路，结果证明玄奘所记果然精确。考古工作者按图索骥，居然能发掘出一个个重要文物，并据此恢复多座古城的原貌，这都是玄奘忠实记录游踪所带来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准确清晰的游踪记录，其科学意义将会大打折扣，这一点是普通的纯粹文艺性质的游记作品所不具有的。

2 生新别致的表现对象

提到《大唐西域记》这样一部伟大文化游记的表现内容，我们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但这样说却没有揭

示其独特性。同时，由于本书的宗教性质，也很容易使人误以为其表现对象仅限于佛教。其实，本书的写作，也是应唐太宗皇帝的要求。玄奘不但是位大德高僧，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宗教抱负，他的译经事业，离不开大唐王朝的支持。事实证明，玄奘和皇室的交往非常成功，他非常理解太宗皇帝的用意：唐王朝当时正在致力于开疆拓土，安定边疆。贞观四年唐王朝消灭了蒙古高原的东突厥，贞观十四年又征服了高昌，玄奘回国的时候，唐朝正在积极筹划击灭活动在中亚的西突厥，因此急需了解作为西突厥势力范围的中亚的情况。因此，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详细介绍往返沿途经过的中亚各地的国俗民情和地理交通状况。在著作末尾，作者总结道：

取舍不同，事难穷验，非可仰说。随所游至，略书梗概，举其闻见，记诸慕化。斯固日入以来，咸沐惠泽，风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内，岂徒单车出使，通驿万里者哉！^[5]

这段文字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本书所作，并非仅仅为了宗教，同时也有为大唐政治服务的目的。玄奘热情赞颂了大唐的统一事业，希望自己的经历和著作能为国家大事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举凡人们对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区域想要深入了解的一切，作者都尽可能全面地加以展示。

《大唐西域记》从表现内容上看，有明确章法可循。玄奘每到一国，必然先从总体上对该国状况进行全面勾勒。比如，玄奘出高昌故地之后所到的第一国“阿耆尼国”：

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服饰毡褐，断发无巾。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诸习学者，即其文而玩之。戒行律仪，洁清勤励。然食杂三净，滞于渐教矣。^[6]

“阿耆尼”为梵文 Agni 的音译，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自治县。“文字取则印度”，说明该地区受

印度文化影响甚于受中原汉文明的影响。除了政治状况、佛教信仰，作者对该国没有进一步的描绘，直接进入了下一国。究其原因，应是路过此国，停留不多，故所知有表现价值的内容也不是很丰富。

第二国为“屈支国”，作者以游踪描写作为两国的连接——“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逾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余里，至屈支国”：

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服饰锦褐，断发巾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王，屈支种也，智谋寡昧，迫于强臣。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也。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玩，人以功竞。^[7]

“屈支”，古代当地语称 kutsi，通译为龟兹，然玄奘依据其梵文形式 kuci 音译为“屈支”。故址在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专区库车县。我们看到，其总述章法同前，但作者对此国有进一步的介绍。涉及该国东部天祠前的“大龙池”，一荒城北部的二伽蓝，大城西门外的立佛像及教徒集会的大会场，大会场西北渡河可至的阿奢理贰伽蓝，并兼及其传说故事。故事虽颇荒诞不经，但也宣扬了佛教慈悲情怀的超凡神奇。虽然写得不是很多，但我们可以领略到，玄奘所写的对象，除了目光自然所及的山水风景之外，其他一切，大抵围绕一个中心：佛教胜迹与佛教活动。所以，对于作为游记文学的《大唐西域记》的表现对象，我们可以概括为——光怪陆离的佛教“风景”。

如前所述，玄奘西行亲身游历的“国”有一百一十个，依据传闻听说而加以记载的有二十八个。这么多的国家，玄奘的记载有详有略。最略者甚至只用记写行踪的方式一笔带过。比如：“从此北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险，逾山越谷，至落护罗国。”“此北二千余里，经途艰险，寒风飞雪，至秣逻娑国。”^[8]但可贵的是，即是在这样简略处理的对象，作者也写出了其地理形势和天气状况，给人深刻的印象。除此而外，印度本土的风俗、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印度佛教的胜迹和传说，理所当然也是本书的重要表现内容。

2.1 中亚地区的广阔图景

中亚即亚洲中部地区，狭义的中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广义上还包括中国新疆等地区。此地区的居民多为突厥语民族，所以中亚也被称为突厥斯坦。《大唐西域记》所记旅程，在正式进入印度之前，基本上就是行走在现在所称的中亚地区。内容则包括本书卷一去程所记之三十四国，以及卷十二所记返程之二十二国。

其中记录的古代新疆、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地区的历史资料尤为丰富。这三地也是典型的中亚地区，如“飒秣建国”谓：

飒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东西长，南北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土地沃壤，稼穡备植，林树蓊郁，花果滋茂，多出善马。机巧之技，特工诸国。气序和畅，风俗猛烈。凡诸胡国，此为其中。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9]

在另一国中，玄奘记录下了桑蚕传入于阗的故事，很有价值：

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在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仪礼，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10]

据季羨林先生介绍，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丹乌里克寺院遗址也曾发现了描绘桑蚕传入于阗

的壁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玄奘游记中记录的这一古老传说。这个动人的故事说明了汉族人民发明的养蚕缫丝技术很早就传入了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带，后来又由此传到欧洲。《于阗国史》也记载，自从 Vijava-virya 王建立娑摩若僧伽蓝以后，连续后面几代都没有建立新的伽蓝。后来另一位王 Vijava-jaya 即位后，从中国娶回一位公主。那位公主暗中带来了蚕种，于是养蚕业在此国兴起^[11]。

2.2 古印度的全景生活面貌

玄奘西行目的地是印度。他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之后，并未立即回国，而是遍游印度各地，广泛考察印度各地的佛教情况，兼及各地的地理交通、风土人情、政治历史，因此玄奘的游记成了研究印度历史的宝贵的资料。印度各方面的情况，是《大唐西域记》最重要的表现对象。

在印度境内之行的前面，玄奘特意用较大篇幅专门介绍印度的总体情况，类似前文一国的简短概述。而印度的概述则是重点介绍的，《印度总述》计分为释名、疆域、数量、岁时、宜居、衣饰、饌食、文字、教育、佛教、族姓、兵术、刑法、敬仪、病死、赋税、物产十七大类。看来玄奘是特别有意识地要使大唐全面深入地了解印度这一古老国度，其意并非专在佛教。这也是玄奘有意迎合和满足太宗皇帝的需要而作出的安排。

“印度之境，疆界具举，风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条共贯，粗陈梗概。异政殊俗，据国而叙。”^[12]可见，玄奘有意识地在作一大略介绍。但要了解各地的不同，需要再次随着游历的深入具体描绘。总体来看，玄奘游历并介绍的印度本土国度达到八十多个之多，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五彩斑斓的印度生活面貌。比如玄奘进入印度的首国“滥波国”：

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自数百年，王族绝嗣，豪杰力竞，无大君长，近始附属迦毕试国。宜粳稻，多甘蔗，林树虽众，果实乃少。气序渐温，微霜无雪。国俗丰乐，人尚歌咏，志性怯弱，情怀诡诈，更相欺诳，未有推先。体貌卑小，动止轻躁。多衣白毳，所服鲜饰。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甚多。^[13]

滥波国在今喀布尔河北岸的一个狭小地带，当时及从前中国人到过此地的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记载。玄奘在简短的文字中，对此地人们的生活情况作出了深

入的刻画。首先写其疆域与周围山势，都城的大小，这是纯客观的介绍。接着写此国的政治形势：几百年来王族因后继无人，使各路豪杰蜂拥而起，颇有乱象，也因此臣服于他国。介绍国内农作物种植状况和气候变化。而此地的民风耽于欢乐，崇尚歌咏；由于缺少礼乐教化，人性怯弱狡诈，没有尊重他人的习俗和风气，举止也复轻躁少礼。穿衣多为鲜艳漂亮的服饰。最后是此地的佛教状况：和异道相比，佛教在此国似乎还未占到绝对优势。

八十国中重点介绍的是摩揭陀国，描绘得最为详细，占到卷第八和卷第九整整两卷的篇幅。为了说明《大唐西域记》表现对象的丰富，我们就以“摩揭陀国”为例，具体看看作者在此国游历为我们展示了哪些富于魅力的内容。

摩揭陀是梵文 Magadha 的音译，意译为“无害”、“善胜”等。摩揭陀国是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其领域大体相当于现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加雅之地。玄奘详写此国，其原因乃是佛陀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佛陀涅槃之后，佛教徒四次结集，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分别在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华氏城举行。特别是在王舍城附近，留下了大量有关佛陀的生平胜迹，因此摩揭陀国一向被视为佛教圣地。自然，以探寻佛教真谛为目的来到印度的玄奘，停留此国的时间最长，活动最多，留下的记录也最为丰富。在“总述”部分，作者采用了和写其他国一致的章法：

摩揭陀国周五千余里，城少居人，邑多编户。地沃壤，滋稼穡，有异稻种，其粒粗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谓之供大人米。土地垫湿，邑居高原。孟夏之后，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风欲淳质，气序湿暑。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寔多。^[14]

这段文字按顺序包含了该国的国土面积、城市居民情况、土地及稻米特产（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云：“其米大于乌豆，作饭香鲜，余米不及。唯摩揭陀国有此粳米，余处更无，独供国王及多闻大德，故号为供大人米。”据了解，这种稻米至今仍是印度水稻的优良品种）、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河流状况、风俗民情。而着重者，乃是此国佛教流行的大概情形。

作为佛教胜地的摩揭陀国，玄奘叙写的焦点在于佛陀生前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其次是无忧王（通译为阿

育王）的遗迹，再次是几所重要的寺院（伽蓝）和遗迹，还有与佛教关系不甚密切的传说故事。这几个方面几乎囊括了《大唐西域记》的最主要的内容。单从篇幅来看，摩揭陀国是全书的重点，说明玄奘在此国游历最为充分。

2.3 印度本土佛教的圣迹和传说

玄奘到印度本为佛教而来，因此佛教问题是《大唐西域记》的核心。作为一部游记作品，玄奘对自己在印度学习佛教典籍的生活着墨不多，更多的是专注于印度本土佛教的圣迹和传说，这些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体。据统计，玄奘在书中写到佛陀活动的遗迹及其它方面关于佛教的遗迹多达二百多处，有遗迹则往往有传说相应；记载的传说故事，粗略统计约有一百七十八则，其记载详略不一，然大多形象生动，引人入胜。

（1）佛陀活动遗迹，比较典型的有“佛足”遗迹和“菩提树垣”。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佛足遗迹共有三处。其一在“屈支国”，《大唐西域记》卷第一：“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余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15]其二在卷第三“乌仗那国”：“阿波逻罗龙泉西南三十余里，水北岸大磐石上，有如来足所履迹，随人福力，量有短长。是如来伏此龙已，留迹而去。”^[16]其三即在卷第八“摩揭陀国”，三处佛足遗迹记载中，于此处最为详细。作者详细记载了佛陀足迹的位置、大小、纹路，以及神奇的光彩。并且描绘了佛陀（如来）行将寂灭之前的动作和语言，读来活灵活现。其最奇特之处，乃是足迹石不管他人怎样破坏和移动，总不能成。当然，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佛教徒想象出来的，反映出人们对佛陀的膜拜。作为一种宗教心理现象，颇值得重视。随着佛教东传，在我国和日本、朝鲜都有过佛足造像碑石，如山西五台山、陕西铜川玉华宫、西安卧龙寺等，当前陈列于大雁塔上的佛足迹石，其史料依据完全来源于玄奘法师的传记著作及所刻制供奉的实物资料，并陈列于大雁塔之上，因而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菩提树垣。菩提树（*Ficus religiosa* L.）是一种桑科榕属的植物，属大型乔木，是印度的国树，与佛教有很深渊源，相传释迦牟尼即是在此树下彻悟得道。《大唐西域记》中写佛陀活动遗迹，菩提树垣是最重要的内容：

前正觉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树。周垣砖垒，崇峻险固，东西长，南北狭，周五百余步。奇树名花，连阴接影；细莎异草，弥漫缘被。正门东辟，对尼连禅河，南门接大花池，

西厄险固，北门通大伽蓝。墙垣内地，圣迹相邻，或窳堵波，或复精舍，并瞻部洲诸国君王、大臣、豪族钦承遗教，建以记焉。^[17]

菩提树垣正中有金刚座，金刚座上即菩提树。玄奘记道：

每至如来涅槃之日，叶皆凋落，顷之复故。是日也，诸国君王，异方法俗，数千万众，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于是奏音乐，列香花，灯炬继日，竞修供养。^[18]

菩提树东，有无忧王所建之小精舍。菩提树北，有佛经行之处。菩提树西不远，“大精舍中有榆石佛像，饰以奇珍，东面而立。”^[19]并叙及菩提树附近遗迹，菩提树垣南门外、东门外、北门外遗迹。看来，玄奘确是将菩提树垣作为佛陀最重要的遗迹加以详细描述。

另外，书中还有大量的其他佛教高僧的遗迹，展现了异常鲜活丰富的佛教遗迹面貌。

(2)《大唐西域记》中佛教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佛陀本生故事，即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前生，包括他做王子以前若干世的故事（释迦牟尼佛在前世中无数次修行转世的故事）。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教义，佛教徒认为像释迦牟尼这样的圣人，在修道成佛之前，经过无数次的善行转世，无私奉献，历经磨难，最后才能修行成佛。佛本生故事亦称佛本生经，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大唐西域记》中记载这样的故事约有二十则。比如，玄奘在游历健驮逻国布色羯逻伐底城及诸遗迹时，写到一个“千生舍眼遗迹”：（卷第三）

伽蓝侧有窳堵波，高数百尺，无忧王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颇异人工。是释迦佛昔为国王，修菩萨行，从众生欲，惠施不倦，丧身若遗，于此国土千生为王，即斯胜地千生舍眼。^[20]

其中所简略叙述的故事，即是一个佛陀本生故事。该故事也多见于佛经：过去有一位国王，端正威严人品高尚，曾出宫见到一位盲人生活凄苦，遂将自己的双眼施舍给他，解除了他的痛苦，而自己心中平静，“丧身若遗”——仅仅如丢失了一件平常的东西一样，毫无悔意。此国王即是佛陀的前身。但玄奘在书中记载的，确是故事的源头，并有相关遗迹，因而弥足珍贵。

如卷七《吠舍厘国》记载了一个“千佛本生故事”，

十分曲折精彩。故事所讲之千子，亦是佛陀的前身。此故事亦见于《杂宝藏经》卷一之“莲花夫人缘”与“鹿女夫人缘”，属于同一故事，但略有差异，《大唐西域记》考察了故事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更为原始的版本。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故事与我们熟悉的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王故事情节颇为相似，也和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故事“后宫嫉妒争子”、“狸猫换太子”等有类似。而千子莲花出生，更令人想起哪吒出世的故事。英国作家C·S·刘易斯在1950年代所著《纳尼亚传奇》中善良的半羊人、半人马等奇特形象，也与鹿女形象创造为同一想象模式。钱钟书先生认为佛经讲故事的本领很差，“拉扯得最啰嗦，最使人读来厌倦乏味。”^[21]但是，我们读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讲的本生故事，却丝毫没有“乏味”的感觉。

二是佛传故事。佛传故事又称作佛本行故事，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各阶段形象的综合呈现。一般从他的诞生（包括诞生前后的种种神异）起始，讲叙他作为太子的生活以及抛弃太子身份而出家修行，成为等正觉佛后的教化事迹，直至他圆寂（涅槃）前后的生平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记，一开始并没有完善的记述，只散见于小乘阿含部经典和律典中，片言只语地提及释迦牟尼说法前后的事迹和戒律。而后，在各佛教派别的律典中，保存了释迦牟尼的简略传记。最后，将律典中的记述予以集中润饰，便形成了独立的佛传系统。汉译佛传典籍，主要是《修行本起经》（包括同本异译的《过去现在因果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佛本行集经》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因而，每个时期的佛传故事，便会因其所依经本的不同，有详略与侧重之分。《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佛传故事较多，大约有五十则。由于玄奘是亲身游历，多采访当地耆旧，记录当地传闻，常以“闻诸先志”的形式记载，无疑丰富了原有佛经的记载，更具原汁原味。

三是佛教传说。包括佛陀的遗物、遗迹的灵异故事，佛陀的众多弟子们的故事，加上马鸣、龙树（龙猛）、提婆、清辨、无著、世亲、护法、戒贤等知名高僧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僧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数量繁多，达六十余则。它们的文学价值参差不齐，但却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比如卷第十“龙猛自刎故事”，关于龙树菩萨的结局，《龙树菩萨传》表现得颇为平淡。而《大唐西域记》中所记龙树之死，则非常曲折，包含了父子争权、王后背夫助子等极富小说家色彩的细节。《史记·刺客列传》中载荆轲劝樊於期自尽，与此类似，但此故事似乎更为惊心动魄。

2.4 其他方面的传说故事

《大唐西域记》中还记载了一些与佛教关系不是很大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内容丰富，曲折入胜，也构成了本书作为游记文学的瑰丽之处。大致可分为历史传说和当地风物传说两类，分别都在二十条左右。其中最为典型者，比如：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蓝勃卢山龙池及乌仗那国王统传说、南山宰堵波及拘浪拏太子故事、烈士池及其传说、波吒厘子城及传说、摩醯因陀罗故事、竭盘阇国建国传说、瞿萨旦那国建国传说、鼠壤坟传说、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入、龙鼓传说等。试以数例言之。

“大雪山龙池及其传说”是一个刻画人性之“毒”（所谓三毒贪嗔痴）的故事，兼有史诗性质。内容讲述一阿罗汉受大雪山龙池之龙王殷勤供养，因龙王对罗汉之侍者小沙弥心怀歧视，招待不周，“以天甘露饭阿罗汉，以人间味而饌沙弥”^[22]，于是对其师及龙王俱怀愤怒，并不理会龙王的道歉自责，耿耿于怀，居然发愿获得超凡法力，不但杀死老龙王，自作龙王，并怒及其师，破坏寺庙：“既还伽蓝，至诚发愿，福力所致，是夜命终，为大龙王，威猛奋战。遂来入池，杀龙王，居龙宫，有其部属，总其统命。以宿愿故，兴暴风雨，摧拔树林，欲坏伽蓝。”此事引起了迦腻色迦王的注意，为了安抚此龙王，于是在大雪山下为其重为建立寺院，但“王以弘济为心，龙乘瞋毒作暴，僧伽蓝、宰堵波六坏七成。”沙弥龙王的作恶多端终于引起了迦腻色迦王的震怒，遂欲彻底铲除此龙，“欲填龙池，毁其居室，即兴兵众，至雪山下。”此恶龙深怀恐惧，屡次变作老婆罗门，欲阻止国王兴兵填池。结果是王与此龙订立盟约，“明设要契，后更有犯，必不相赦。”但此龙自知必不能自持，主动要求国王更立“伽蓝”，“每遣一人候望山岭，黑云若起，急击鞬槌，我闻其声，恶心当息。”^[23]这个故事说明了人的贪嗔之念十分强烈，小小的一碗米饭，可以带来极大的秩序破坏。剥去其神怪外衣，与其说是佛教故事，不如说是人性故事。日本学者崛德谦认为，本故事中兴风作浪与迦腻色迦王斗争的恶龙王，实是印度古代北方山区的一个英武勇猛的“龙种族”，曾有历史遗留的雕刻作品，证明他们并非想象创造的神魔，而是人类^[24]。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从中认识到古代印度历史记忆的保存方式，确与我们汉民族注重史书记载的传统，有很大的不同。

建国故事中，“竭盘阇国”的建国故事非常奇特。故事讲述一位波利刺斯国王从汉土娶回一位皇室女子，返程中在此地稍事停留。因为当时路上兵荒马乱，路途

受阻。“遂以王女置于孤峰，极危峻，梯崖而上，下设周卫，警昼巡夜。”^[25]安排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三月过后继续赶路回国时，却发现女子已然有了身孕。自然，使臣们感到恐惧，知道这样回国，难于向国王交代。但是，防备得这样严密，究竟是谁人如此大胆妄为，却“莫究其实”。此时一侍儿出来道出了原委：“乃神会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从日轮中乘马会此。”原来是一位天神从太阳中骑马而来，日日与女子相会，故此怀孕。但是，这样解释，国王会信吗？使臣们心知一旦回国，必然会被诛灭。于是大家已然决定，就在此地修筑宫殿，自建一国。就立此与天神相通的女子为君主，未久即产下一男孩。“母摄政事，子称尊号。”居然国家繁荣大治，远近臣服。“飞行虚空，控驭风云，威德遐被，声教远洽，邻域异国，莫不称臣。”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直到如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种，故其自称汉日天种。然其王族，貌同中国，首饰方冠，身衣胡服。”成了一个汉人与日神相结合的国度。故事虽然貌似荒诞不经，但正如季羨林先生指出的那样，“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塔什库尔干地区塔吉克人民与内地汉族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友好关系。”^[26]另外，据斯坦因的研究，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南部塔格敦巴什河的一条峡谷里，有一座用土砖和松枝垒成的古城堡，名为“Qiz-qurghan”，其意为“公主堡”。当地有传说，古时候中国有位皇室公主远嫁到波斯去，在此建筑城堡以保安全。斯坦因认为，此“公主堡”即是上文所说的“孤峰”上的宫殿^[27]。

“龙鼓传说”写瞿萨旦那国王城东南一条河流断流，给国人的生活 and 灌溉带来不便，国王也为之忧虑。在虔诚的祭祀下，河中龙女忽出，示国王曰：“我夫早丧，主命无从。所以河水绝流，农人失利。王于国内选一贵臣，配我为夫，水流如昔。”实则要一重臣献身于河，方能解除干旱。后果有一臣愿为国家根本利益挺身而出。“衣素服，乘白马，与王辞诀，敬谢国人。驱马入河，履水不溺，济乎中流，麾鞭画水，水为中开，自兹没矣。”^[28]果然此后河水遂流，龙女并赠一鼓，可以预知敌人来临，发出鼓声警报。故事赞颂了大臣为国献身以利百姓的精神，其言曰：“常思报国，未遇其时。今而预选，敢塞深责。苟利万姓，何吝一臣？臣者国之佐，人者国之本，愿大王不再思也。”^[29]可谓掷地有声，深得儒家精神。

《大唐西域记》中随所游至，记述的这类故事，异彩纷呈，大多具有积极意义，并有一定现实依据，并非完全凭空臆造。这些故事不但丰富了全书游记文学的

内容,增加了趣味性和可读性,也为研究古代西域的历史和风俗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3 简约优美的叙述语言

文学本质上是语言的艺术,我们说《大唐西域记》是很好的游记文学作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书中优美的语言表达所决定。如果这样一部书在语言上没有什么成就,完全是一个方外人士平铺直叙作纯客观的介绍,那我们说它是地理书、宗教书,不是文学作品。但事实上,我们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除了那些直接从梵文音译而来而显得聱牙诘屈的国名地名,以及为数不多的纯粹佛门用语之外,几乎时时感受到其语言魅力,可读性强,令人欲罢不能。季羨林先生曾经指出:

他能用极其简洁的语言描绘大量的事实,不但确切,而且生动。所以,我们可以说,玄奘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描绘历史和地理的能手。而《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一部书相比的。

[30]

季羨林先生认为玄奘的语言功底非常深厚,对如此复杂的表现对象,游记不但表现得很全面准确,“而且生动”,这是很可贵的。季先生用“极其简洁”、“确切”、“生动”这三个词来概括《大唐西域记》的语言特征,并因此上升到“一部稀世奇书”的高度。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薛克翘先生也指出:“《大唐西域记》的语言文字十分简约而优美,读起来铿锵有力,节奏感强。”^[31]用“简约而优美”这一个短语来概括,又加上其韵律感和节奏感,描述更加全面。总体上看,对《大唐西域记》的语言特征,“简约而优美”确是一个恰当的判断。我们先看《序论》中的一段文字:

历选皇猷,遐观帝录,庖羲出震之初,轩辕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画分野。暨乎唐尧之受天运,光格四表,虞舜之纳地图,德流九土。自兹已降,空传书事之册;逖听前修,徒闻记言之史。岂若时逢有道,运属无为者欤?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业?^[32]

《序论》出于何人之手,向有争议,章巽先生认为此文即是玄奘亲手所作之序。这段文字可以体现出典型的初唐文风,骈四俪六,华丽顿挫。我们说,华丽的语言并非一味如道学家们所说的那样坏,必要看它运用在什么场合和对象。作为一部奉帝王之命而写就的上关国家边疆安定和外交政策,下关百姓生死信仰与精神福祉的绝大著作,其《序论》必然要求高屋建瓴,恢弘雅正,如黄钟大吕,其声殷殷不绝。其文歌颂大唐皇帝的功德,不但不为卑弱,反而应视为得体。

但是,作者在正文中,往往突破骈体文的限制,实现了骈散结合,任意挥洒,语言上趋向质朴无华。这样的例子俯仰即是,试读卷三《乌仗那国》:

乌仗那国周五千余里,山谷相属,川泽连原。谷稼虽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地产金、铁,宜郁金香,林树蓊郁,花果茂盛。寒暑和畅,风雨顺序。人性怯懦,俗情谄诡。好学而不功,禁咒为艺业。多衣白氎,少有余服。语言虽异,大同印度。文字礼仪,颇相参预。崇重佛法,敬信大乘。夹苏婆伐宰堵河,旧有一千四百伽蓝,多已荒芜。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渐减少。并学大乘,寂定为业,喜诵其文,未究深义,戒行清洁,特闲禁咒。律仪传训,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饮光部,四说一切有部,五大众部。天祠十有余所,异道杂居。坚城四五,其王多治耆揭厘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33]

与前面《序论》文字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分属两种不同的风格。在大多数叙述介绍性的文字中,玄奘保持了这种散文化的参差句式,保持了这种简洁、明晰、准确,然而信息量极其丰富的语言特征。这样的文字,出现在延续六朝华丽文风的初唐,应该说是一种异响。魏征所谓“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新文风,玄奘早已自觉实践。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留意。不能因为玄奘是佛教人士,不属于文人士大夫的范围,我们就可以忽视他在文学上的贡献。

4 结语

作为一部游记作品,《大唐西域记》在文学史上发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主要是源于玄奘在书中随所游至,除了记载当地地理政治文化概况外,也常常记录相关的传说故事。“既脚踏实地,又凌空蹈虚”,正是这“凌空蹈虚”的成分,为后世想象文学提供了渊源不绝的素材。由于传统儒学避谈“他界”、专注大地现实的

文化秉性,中国文学向来缺乏丰富的想象,直到佛教东传,其独特的宇宙观和生死轮回的观念,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想象空间,也从而促进了小说叙事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大唐西域记》具有独特的贡献,竟至于催生了《西游记》这一规模宏大老少咸宜的长篇神魔小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盛赞玄奘“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周游西旅,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淪风;鹿苑鸞峰,瞻奇仰异。承志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蹟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涛于海口。”^[34]《大唐西域记》是一部伟大的文化游记,不但体现出大唐王朝开放的文化心态、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强烈炽热的爱国情感,同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亚与印度古代地理交通与唐代游记文学写作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体而言,《大唐西域记》不仅以其丰富详实的内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同时,它优美流畅的文笔,简洁凝练的语言,以及它所记载的众多神奇美丽的传说故事,也使它成为一部游记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参考文献

- [1] 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78 页。
- [2]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序一”第 9 页。
- [3]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序二”第 24 页。
- [4] 玄奘、辩机撰,陈引驰、陈特注评:《大唐西域记》,凤凰出版社 2013 年 3 月第 1 版,第 35 页。
- [5]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35 页。
- [6]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48 页。
- [7]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54 页。
- [8]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374 页。
- [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5 页。
- [10]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21 页。
- [11]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23 页。
- [12]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18 页。
- [13]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18 页。
- [14]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619 页。
- [15]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60 页。
- [16]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77 页。
- [17]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670 页。
- [18]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671 页。
- [1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672 页。
- [20]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81 页。
- [21] 钱钟书:《七缀集》,《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78 页。
- [22]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49 页。
- [23]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50 页。
- [24]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53 页。
- [25]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985 页。
- [26]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986 页。
- [27]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987 页。
- [28]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

- 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25 页.
- [29]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024 页.
- [30]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27-128 页.
- [31] 薛克翘:《〈西域记〉与〈西游记〉》,《南亚研究》1994 年第 4 期.
- [32]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32 页.
- [33]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270 页.
- [3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 10,中华书局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19 页.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